

天主教社會服務的神學導向

阮美賢

引言

不同時代的社會有不同的需要，從上一代資深教友的口中得知，不少人認識香港天主教會，是因為早期教會的慈善事業和社會服務。的確，當我們留意教會的服務時，除了教會內的牧民工作，不少修會和教會團體都有從事對外的社會服務、教育或醫療服務。

誠如梵二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指出，為使基督信徒能夠有效地為基督作見證，他們應該以謙敬仁愛和別人聯合在一起，藉着人類生活的各種事業與關係，參加文化與社會活動。教會成員深信，如同天主曾經無償地愛了他們，他們也要以同樣的愛德去關心他人。這愛德是不分種族、階級或宗教，是普及全人類的，而且不希冀任何利益或酬報。¹在世界各地，不少傳教士都是本著這種精神，遠赴他鄉透過種種使徒工作和牧職傳遞天主的愛。

而且，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天主教會對傳揚福音和教會使命有更新的理解，認為傳揚福音是基督徒對天主的慈悲和正義的見證和宣講。²教會亦是一件「團結的聖事」，致力與社會以至全人類團結一致，為人類社會服務。³

1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11-12號。

2 若望保祿二世，《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21號。

3 梵二《教會》憲章，1號。

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自殖民年代起，教會憑藉政府的許可和提供便利資源，在香港興辦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補足了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服和教育功能，成為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緩衝。但這亦可視香港的天主教會為殖民政府的共謀，甚至是殖民主義的一環。政府的資助令教會成為一個忠誠的合作者，受制於政府而很少批評它的政策。⁴

對教會的社會服務，筆者有另一種體會。未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前，最初接觸天主教會，除了透過就讀的修會學校上聖經課和校長修女每朝早帶領的早會祈禱之外，就是年輕時曾參加明愛社區中心的青少年活動，雖然當時不太了解明愛中心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其後，加入教會機構工作和修讀神學之後，有更多機會認識教會的各類型事工，以及親身接觸各種服務的負責人，甚至參與某些牧民工作或義工服務。⁵ 這些經驗讓我體會到天主教會或個別教徒主辦的社會服務有其特別意義，不只是一般的非政府組織和社會福利機構。

及後，因工作關係和撰寫文章，我有機會訪問了一些修會人士或天主教團體成員，進一步瞭解天主教社會服務背後的理念和與團體神恩的關係，讓我明白到，影響教會展開牧民事工和投身當地社會服務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教會團體的信念和靈修觀、社

4 黎恩灝，〈天朝神學、殖民主義教會與國安法〉，《明報》，2020年9月8日；Beatrice Leung and Shun-hing Chan, *Changing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Hong Kong, 1950-200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39.

5 筆者曾在不同年代參與教會服務，例如：早年在「青鳥」任義工時接觸性工作者；透過參與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亞太區正義和平工作者網絡、香港天主教教友傳信會，以及在美國進修時參與關懷無家者組織，讓筆者在本地及海外接觸無家者和貧窮家庭。近年則透過勞工事務委員會和勞工中心接觸基層勞工及少數族裔，以及透過成為「樂融融」導師團一份子接觸智障人士及其家長或照顧者等。

會處境、團體成員的恩賜及專長等。這等探討無疑讓筆者對有關服務作更深入的信仰反思。

本文就本人的觀察、親身體會、資料閱讀和分析，就天主教的社會服務綜合一些共同的信仰基礎，並以天主教社會訓導為指引，提出一些富天主教社會服務特色的神學導向。在列出這些神學基礎和導向之前，讓我們先握要地回顧香港天主教會社會服務的發展。

香港天主教會社會服務的發展

翻閱《香港天主教手冊》「大眾福利」(Social Welfare)一欄，便可窺見天主教社會服務的多樣化。香港明愛是統籌天主教香港教區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的組織，但明愛以外，還有修會和天主教組織營辦之服務機構，為香港社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⁶受惠人士當中，大部份為非天主教徒。此外，不少信徒善會、自助會社和協會，服務社會上的不同能力人士和弱勢社群，如監獄福傳組織、關懷智障人士的「信和光」、聾人牧民小組、勞工中心、服務貧窮者的聖雲先會等等。

提到社會服務，不少人會聯想到，主要是為社會上較不幸的人提供社會服務援助、醫療援助和福利援助。的確，在提供教育、社會和醫療服務方面，天主教會一直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回顧歷史，自十九世紀中，天主教傳教士已遠道而來，在香港服務見證，首先設立了棄嬰養育院和臨時醫院。到了

6 本港現有天主教學校和幼稚園 250 所，就讀學生約 15 萬人；開辦的醫療和社會服務機構計有醫院 6 家、診所 13 家、家庭及社會服務中心 42 所、宿舍 18 所、老人院 15 所、老人中心 19 所、青少年中心 22 所、康復中心 35 所等。參閱《二零二零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362-85, 523 頁。

二十世紀前、中期，當香港大部份人仍處於貧困之際，加上重男輕女的觀念，因而有不少棄嬰，教會當時在照顧孤兒、殘障人士和貧窮人方面進行了傳統的慈善救濟工作，而且更為女孩提供教育和職業訓練，以免她們被貧窮的父母賣掉，這些服務最初主要由三個先驅修會推動。⁷ 在戰爭時期（1917-1945），天主教會的重點服務是照顧受傷者、患病者和被囚人士。在戰後時期（1945-1960），教會利用海外機構捐贈的資源，救助貧窮人和難民。與此同時，由中國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傳教士組成了基本的人力資源，為各種服務機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1960 年以後是教會社會服務的高峰期，由救助窮困轉移為社會發展，因應社會需要，發展特別的服務，推動公眾教育，服務弱勢社群。⁸ 例如明愛曾推行一些創新的服務，包括職業訓練、復康服務、輔導工作、社區發展和推動社會公義。⁹

除了社會服務援助之外，六十年代的外來教會機構和海外傳教士，在社會服務上其實也擔當了倡議者的角色。根據林昭襄的研究顯示，在援助救濟之外，一些受外國教會資助的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會採用當時社會認為是較激烈的社會行動（如集會和示威）來彰顯他們的理念和影響政府，亦有在輿論上提出不同的理念和方案，甚至將之化為在議會制度內的抗衡，或在制度內作

7 三個修會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和基督學校修士會（又名喇沙會）。參閱 Joyce Sau Han Cha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1901 – 2000)," *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7 (2016): 94-95. [陳秀嫻, 〈香港天主教會的社會服務發展(1901 年至 2000 年)〉, 《天主教研究學報》, 第七期, 94-95 頁。]

8 Cha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1901 – 2000)," 132.

9 林昭襄, 〈政府與民間—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的角色〉, 《天主教研究學報》, 第 1 期, 176-81 頁。

出另類實踐，¹⁰可見天主教會在社會服務上角色的多樣化，不但是服務提供者，亦是教育者、倡導者和維權者。

神學導向

表面看來，天主教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上其他自願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沒有太大分別，都是希望為社會上的貧困人士和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服務。然而，作為信仰團體，天主教社會服務機構自然有其獨特之處，即出發點是源於信仰，所做的一切事既是為人，也是為光榮天主，回應天主的愛。基於此，服務機構亦希望能夠與受助人建立關係，抗衡社會上的非人性化現象和趨勢，從而令更多人過更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作為基督徒，我們的信仰生活的目的包括：成為人，效法基督，實踐信仰，發展美德。¹¹ 從事社會服務是實踐信仰、見證信仰的一種方式，亦是以具體方式以愛還愛，需要正義、慈悲、慷慨和勇氣等美德支持和推動；亦需要懷有謙卑、感恩、忠信和自愛的態度。¹² 而透過社會服務機構見證信仰，更需要智德，有遠見、組織能力和協調技巧。

綜合了天主教機構過去的經驗實踐，以及聖經和教會社會訓導的內容，筆者嘗試就社會服務提出一些神學導向和反省。

10 例如：於1968年創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第一任主席是耶穌會的孟嘉華神父；職工青年中心是由瑪利諾修女於1974年在秀茂坪徙置區創立的。其他例子可參考林昭寰，〈政府與民間—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的角色〉，171-72頁。

11 Richard M. Gula, *The Way of Goodness and Holiness: A Spirituality for Pastoral Ministers* (Collegeville, Minnesota: Paulist Press, 2011), 3.

12 Gula, *The Way of Goodness and Holiness*, 57.

1 維護人性尊嚴

「一個人的價值高於全世界」，這是善牧會的信念，相信亦是不少服務弱勢社群的天主教團體的信念。當筆者在幾年前專訪善牧會修女，聽到以上的說話時，印象非常深刻，直到今天仍記憶猶新。善牧會強調要走入人群中尋找那些受傷的和被遺棄的，透過參與各類服務關顧婦女和小孩的需要，並以耶穌善牧的精神，透過愛、接納和堅定貫徹的引導，為每個受助女童重建其獨特的價值和尊嚴。透過照顧和特殊教育，修女們的目標是幫助女孩增強自我價值、自尊和自信，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協助她們與家庭修和，早日重返家庭和貢獻社會。¹³ 現任院長魏素玉修女的分享更具體地讓我明白修會對人的尊重和重視的意思：「善牧會希望為迷失的女孩給予一個家，讓她們感到家庭溫暖，令她們知道不是無人理會她們，不是無人愛惜她們...我們希望女孩們可以真正經驗什麼是幸福的生活，以及每一個人都是有價值的。」¹⁴

這種對人的重視，正是天主教社會倫理的中心。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和模樣創造了人（創 1:27），天主的肖像臨在於每一個人身上。我們有來自天主的特點，與祂相似，亦即是人的本質和存在與天主有著最深層的關係，在眾多受造物之中，只有人會渴求和追尋天主。¹⁵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擁有來自天主的位格和尊嚴，承受真福。¹⁶ 人不是一件物件，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13 《善牧會會祖聖于法西亞二百周年誕辰紀念（1796-1996）特刊》，善牧會中華區，1996年7月31日。

14 魏素玉修女訪談錄，2016年9月22日。參閱阮美賢，〈善牧會：服務受傷害和被遺棄的女性〉，《天主教研究學報》7（2016）：133-15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1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09號；《天主教教理》，356，358號。

16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31號；《天主教教理》，1702-03號。

人能認識自己、擁有自己、自由地奉獻自己，並與其他人溝通。¹⁷ 天主的肖像表現在每個人的身、心、情、理的融合上，人既有一個屬神的靈魂，具有理智和意志的精神力量，驅使人「行善避惡」，¹⁸ 亦要滿足肉體的基本需求，可見人同時擁有肉體生命和精神生活。¹⁹ 人亦是社會生活的主體、基礎和目的，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和人生，可以決定自己認同的身份。不論背景，每個人在天主眼中都是平等的，為天主來說，每個人也是寶貴的。這種天人關係反映在人性中的相互關係和社會關係之中。²⁰

因此，人的尊嚴皆平等，應彼此尊重，因為天主子降生成人，「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 3:28；羅 10:12；格前 12:13）。人不應被勞役或操縱，過著缺乏尊嚴的生活。²¹ 人應享有基本的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同時，人對他人亦要履行應有的責任。²²

教宗保祿六世曾指出整全人性發展的重要。他認為發展不能僅僅局限於經濟增長。為了做到真正發展，它必須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說，它必須促進每個人和整個人的美善和發展。而且，單靠經濟發展還不足以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除了物質需求，人類的繁榮和福祉也具有精神、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他指出，人既然是由天主因著愛而創造，因此，每個人都被

17 《天主教教理》，357 號。

18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6 號。

19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27-29 號；《天主教教理》，1705 號。

20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10 號；《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2 號。

21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6-27 號；《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32-33 號。

22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6-27 號；《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53，156 號。

召叫成為善用上主所賜予的恩典和才能成長，發展所長，成就人生的目標。²³

2 學習耶穌成為充滿慈悲心的善牧

具體落實每個人的價值和尊嚴，有修會和教會人士/團體選擇走入人群中，尋找那些受傷的和被遺棄的人。這正是效法耶穌的善牧形象，即福音中牧羊人尋找遺失的羊的比喻。在這比喻中，牧羊人有一百隻羊，但有一隻走失了，他毫不猶豫地把九十九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當找到這一隻時，他高興地把羊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回去，還與友好慶祝（路 15:4-7；瑪 18:12-13）。作為善牧，耶穌不是去追求自己的成就，而是造就那些信仰他的人、他的羊群，做更偉大的事業，甚至為羊捨掉性命（若 14:12, 10:11）。

上文提到善牧會照顧失足女孩，此外，不少修會或個別修會成員，在推行社會服務時，都懷有像耶穌善牧般的心情和精神，特別關懷那些迷失了、被社會忽略和遺棄的人。例如，慈幼會成立了協青社，專門接觸夜間不願歸家的邊緣青年。多年前筆者認識來自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和瑪利諾女修會的幾位修女，她們曾成立機構或參與其他機構的服務，關懷在社會被看低的性工作者、愛滋病患者和帶菌者及其家人。在當時，也可算是創新的服務，但同時亦面對來自教會內的挑戰和質疑。但修女們本著尋找那遺失的羊的善牧精神，不畏艱難，勇往直前，成為推動同類服務的先驅者之一。

23. 教宗保祿六世，《民族發展》通諭，14號。

在多年前一次訪問中，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的紀愛恩修女曾指出，「服務背後的目的，就是讓接受服務的女孩或女士都感受到被接納、被關懷，有被愛的感覺，以及重拾那份作為人的價值、尊嚴和自信。」紀修女認為，很多時人們都喜歡標籤別人，從外表去判斷人，而不是看人本身。她強調無條件地去愛很重要。²⁴ 不約而同，服務愛滋病患者和帶菌者、屬同一修會的麥潔妮修女亦曾指出，「天主要求我們無條件地去愛，不要選擇愛的對象。」她明白到實踐起來會面對很多困難，但這正是天主給予她的挑戰。²⁵ 除了陪伴病患者，給予他們及其家人支持外，麥修女亦會為他們爭取權益，「社會上有些人不能站出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我們便因為他們爭取，給予他們支持。」²⁶ 其後，因種種原因，修女們從服務前線退下來，但她們感到能夠建立了服務並交棒給本地人延續也是一件好事。

以上的例子正反映了耶穌的慈悲和憐憫的善牧特點。耶穌對人的關懷，並不是一種對人類抽象且模糊的態度。他與每一個進入他的生命或思想中的人建立關係，以至沒有人被排斥在外。而且，每個人都是基於他本人而被愛，而不是因為他的種族、國籍、階級、家庭聯繫、知識程度、成就或其他元素。與被社會遺棄和看不起的人團結起來，可說是耶穌與人類團結的具體方式。²⁷

24 徐頌文，〈神的使者：性工作者—訪紀愛恩修女〉，《完全關社手冊》，李懿貞等篇，（香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1999年），43至46頁。亦請參閱Mary Yuen,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in Hong Kong: Serving the Most Needy and the Underprivileged,” in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ume Two: Research Papers*, ed.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670-72.

25 阮美賢，〈關懷愛滋病人—訪麥潔妮修女〉，《完全關社手冊》，47至50頁；Yuen,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in Hong Kong,” 673-67.

26 同上

27 Albert Nolan, *Jesus before Christianit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5), 64-65.

事實上，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在幾年的福傳生涯中，傳揚天國來臨的喜訊，將天主的慈悲和正義彰顯出來；他與罪人和稅吏密切交往，又接觸和治好病人和社會上的邊緣人（路 17:11-19, 8:42-48；谷 7:31-37），顯示上主對社會上被排斥和看不起的人的憐憫。他一視同仁，視所有人為有價值和尊嚴。最後審判比喻（瑪 25:31-46）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比喻（路 10:29-37）不單指出了對門徒的要求，亦明確指出了天主的正義和慈悲，並不是一個遠在天際的抽象概念，而是有關我們在生活裡如何對待鄰人。待人慈悲、不要冷漠是基督的命令。

教宗方濟各曾說，教會像一個由母親和牧羊人組成的地方，教會的傳道人必須心懷慈悲，對人負責，像善良的撒瑪黎雅人一樣陪伴他們，為他們洗淨，並照顧他們。教宗又指出，早期的教會被描述為「一所收容最弱者的戰地醫院（field hospital）」²⁸。他說：「病人在教會和所有信徒的心中都享有特殊地位，他們不應該被拋在一邊。相反，他們應該得到照顧，是基督徒的關懷對象。」²⁸ 在今日的社會中，誰又是那些受傷者、迷失者和被社會遺棄的人？香港經歷了社會運動、新冠肺炎疫情，教會又可扮演什麼角色幫助受傷者和貧窮弱小者？

雖然現時從事教會社會服務的專業社工未必是牧者或傳道人，但提供服務者都應同樣懷著耶穌的慈悲心情服務。因此，讓同工定期退省、靈修或默觀，以及認識教會提供服務的背後精神和理念也很重要。

28 Devin Watkins, "Pope at Audience: Church a 'field hospital' that cares for sick," Vatican News

<https://www.vaticannews.va/en/pope/news/2019-08/pope-francis-general-audience-church-cares-for-sick.html>

3 強調關係的聖三神學

天主教機構提供社會服務，不只是解決社會問題，更是重視與天主與人建立一種正確、公義的關係（right relationship）。畢竟服務的對象是人，教會希望透過服務與受助者建立以人為本的關係，從而建立關愛的文化。

天主教相信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的神，天主的本質就是關係性的，這位神亦是一位重視關係的神。祂與追隨者的關係是建立在愛與轉化之上，天主的奧秘是透過基督和聖神被揭示出來的，成為愛的奧秘。耶穌基督的降生是最重要的真理，亦是所有現實的基礎。祂來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人，不是通過成為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通過與其他人保持極其重要的關係、充滿愛和個人的關係。三位一體的神學把關係、共融、互惠和聯繫放在首位。每一種關係都是一次神聖的相遇。相信三位一體的上主是期望建立一種與眾不同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聯繫和關係受到尊崇和重視，但現實中，差異和忽視他人等挑戰卻局限了我們社會的結構、法律和傳統。我們如何想像上主的形像會影響我們如何生活。梵二找回了本身是愛的上主，重視關係的上主，並與我們每個人建立愛的關係，這是聖父、聖子和聖神的天主。但是，由於忽略了聖神，我們往往看不到居於我們內的神聖，這位呼喚我們建立正確和公正關係的聖神。²⁹

29 Aileen Walsh, "A Relational Go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Trinity," in *Windows on Social Spirituality* (Dublin: Columba Press, 2003), 20-21, 24-25.

4 關愛貧窮人和弱小者

體現人性尊嚴，讓人可以健康成長和發展，必須令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不論是物質上、精神上或心靈上。缺乏了這些基本需要的人，教會認為更需要獲得照顧和關懷。因此，優先關愛貧窮人和弱小者，成為他們的陪伴者或同行者，是不少修會或教會團體從事社會服務的基礎和理念，亦一直是天主教社會訓導的重要原則，以及基督徒的生活經驗。³⁰除了歷史悠久的聖雲先會和明愛機構等長期從事扶助貧窮人的服務，或如耶穌小姊妹會生活在貧窮人之中過默觀生活，近年不少堂區亦會舉辦基層飯局和探訪貧窮家庭。

教會關心人類境況，特別是貧窮弱小者是源自教會的本質。³¹自舊約聖經時代開始，已讓我們看到教會關心社會的根源。³²在以色列傳統中，關懷寡婦、孤兒、貧困者和旅客是重點之一。例如，在《出谷紀》和《申命紀》中，不可壓迫異鄉人和不可欺凌孤寡是經常出現的律法或命令，而照顧弱小者才會受到上主的祝福（出 22:21-22；申 14:29,15:7）。先知書中，特別是亞毛斯、耶肋米亞和依撒意亞等先知的作品中，亦常見關懷弱小者這信息的出現（耶 22:3-4, 13, 15-16）。耶肋米亞先知指出：「上主這樣說：你們應執行公道正義，從壓迫人的手中解救受剝奪的人，不要傷害虐待外方人和孤兒寡婦，不要在這地方上流無辜者的血」（耶 22:3-4）。米該亞先知亦指出：「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無非就是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米

30 Amy G. Oden, ed., *And You Welcomed Me: A Sourcebook on Hospital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1), 13.

31 T. Howland Sanks, S.J. "The Soci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Its Changing Contexts," *Louvain Studies* 25 (2000): 23.

32 Sanks, "The Soci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23-27.

6:8)。聖經學者 Donahue 指出，照顧弱小者不但是提倡社會和諧的命令，更反映了天主本身的捍衛受壓迫者本質。³³

福音中的耶穌是樂於款待人和關心人的榜樣，總是歡迎來自社會邊緣的客人。他還教導門徒：任何歡迎和接待外邦人、陌生人或貧困者的人，就是歡迎和接待耶穌他本人（瑪 10:40, 25:35）（上文已作討論）。近代的天主教社會訓導（或教宗通諭）亦依循教會傳統，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尊嚴應平等地被尊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指出，選擇窮人或特別關愛窮人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實踐基督徒愛德的首要的特殊方式，整個教會的傳統都為此作證。它影響每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因為他們效法基督的生活，然而它同樣地可以應用在我們的社會責任上，在我們的生活態度，以及在有關擁有及使用財物的合理決策上。³⁴社會訓導時常提醒人，應當協助近人取得各種基本需要，把身體力行和慈愛工作，包括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慈悲善工（works of corporal and spiritual mercy）注入人類社會中。因為福音驅使我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瑪 10:8）。³⁵

然而，實踐愛德並不局限在施贈，也針對貧窮問題的社會福度和政治幅度。教會常教導我們正視慈善和正義之間的關係：「照顧需要幫助的人，只是給予他們原屬於他們的東西，而不是把我們的東西給予他們。我們所做的，不僅是慈愛的工作，而是償還正義的債。」³⁶愛護窮人絕對與無節制的愛財或自私地濫用錢

33 John R. Donahue, "Biblical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The Faith That Does Justice: Examining the Christian Sources for Social Change*, ed John C. Haughe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7), 73.

3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42 號。

3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84 號；參閱《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15 號。

36 出自聖大額我略 (St. Gregory the Great, *Regulae Pastoralis*, 3, 21: PL 77, 87)，引自《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84 號。

財不能共存（參雅 5:1-6）。³⁷而且，優先關懷貧窮人是幫助缺少發聲機會的人得以表達其需要，在權力和階級上他們都處於邊緣位置，未能像其他公民般平等地參與社會決策。因此，我們見到一些教會人士和機構，如教區的勞工事務委員會和勞工中心、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以及個別明愛中心會進行組織和倡議工作。

的確，對貧窮人和弱小者特別關注，有時難免會批評令他們受傷害的制度，以及組織貧窮弱小者讓他們自己發聲，從而實現「財物為眾人普遍擁有」和「大眾福祉」的目標，即天主創造大地及其所有是供所有人使用，目的是讓整個人和全人類得以發展和過豐盛的生活，一切世間資源應公平地惠及全人類。³⁸因此，要避免令人成為財物和經濟制度的奴隸，而應使財物發揮適當的功能，成為個人和民族成長的工具，令經濟活動成為互相服務和肯定人格尊嚴的機會。³⁹

有神學家指出，關愛窮人這原則涉及經驗方面和政治方面，兩者都很重要。經驗方面意味著個人刻意選擇體驗無權者、貧窮者、疏離或剝削的現實世界，這種立場植根於憐憫之心和同理心。政治層面則是指為克服制度性或結構性不公義而採取行動的意願。⁴⁰可見社會訓導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人們所面對的社會狀況的原則和方向，以及應重視的價值觀。

教宗方濟各經常高舉優先關愛貧窮人這原則，並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在一次星期三的教理講授中，他指出信仰與人性尊嚴的

37 《天主教教理》，2445 號。

38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69 號；《慈母與導師》通諭，74 號。

39 參考保祿六世，《八十周年》公函，46 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人類救主》通諭，16 號。

40 Donal Dorr, *Option for the Poor: A Hundred Year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2), 352.

關係，強調我們要彼此關懷照顧。他首先指出，最近的疫情暴露了世界上窮人的困境和巨大的不平等，亦突出了每個人的脆弱性和相互聯繫。他堅稱，如果我們不彼此照顧，從最小者的角度出發，關心包括受造界在內的最受影響的人和生態環境，我們就無法治愈世界。這是選擇生活在共融或和諧之中，而不是以冷漠態度對待他人的個人主義生活方式。上主要求我們在共融中關心他人的需求和面對的問題，並肯定人性尊嚴在每一個人之中存在，不論其種族、語言或生活狀況如何。⁴¹ 他認為，優先選擇貧窮人不是一項政治選擇或意識形態選擇，而是福音的核心。

5 不要冷漠，以團結關懷作為原則和美德付諸行動

在眾多的社會訓導原則中，「團結關懷」（Solidarity）可說是最能體現行動實踐的幅度。現任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以來，經常向天主教徒——由平信徒到司鐸到主教——呼籲，要走出去邊緣，傳播福音的喜訊。他曾多次要求信徒，把他們所獲得的恩典與人分享，讓其他人也可經歷同樣的恩典和天主的愛，特別是那些窮人、病人和其他處於「邊緣」的人。傳福音是要我們親自見證上主的愛、克服我們的自私，它要我們像耶穌所做的那樣，彎下身為我們的弟兄姊妹們洗腳。⁴²

41 Pope Francis' teaching during Wednesday audience, August 12, 2020. See <https://www.romereports.com/en/2020/08/12/pope-at-general-audience-if-we-dont-take-care-of-each-other-we-wont-heal-the-world/>

42 Cindy Wooden, "Pope Francis' constant refrain: 'Go forth,' evangelize, help the poor," NCR, Feb 27, 2014, <https://www.ncronline.org/blogs/francis-chronicles/pope-francis-constant-refrain-go-forth-evangelize-help-poor>

教宗方濟各亦提多次醒大家：不要冷漠。例如在一次「移民和難民日」信息中，他指出，如果我們已習慣了聽別人的苦難經驗，視眾多的新聞故事是另一個個案，則會對別人的苦難無動於衷。因此，弱小者不可只被視作一堆數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教宗指出，「每個人都需要改變對移民和難民的態度，而要從防禦和恐懼，冷漠和邊緣化的態度——拋棄型文化（throwaway culture）的典型特徵——轉變為基於相遇文化的態度。」⁴³ 這種對移民和難民的態度亦適用於對待其他弱勢社群。

社會訓導中，「團結關懷」（solidarity）是一種真正的倫理德行，而且是決定社會秩序的倫理德行。一方面，它不是「對遠或近許多不幸者的空洞的同情或膚淺的哀傷。相反，它是一項將自己獻身於共同利益的堅決而持續的決心，即是致力於實現每一個人和整體的利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要為眾人負責。」⁴⁴ 團結關懷是一項與大眾共益同樣處於超然位置的德行，一種隨時就緒地獻身於致力於近人的益處，以福音的意義表達，就是為他人而喪失自己而非剝削他人，為他人的益處為服務，而非壓迫別人。⁴⁵ 另一方面，它必須克服影響個人和民族之間的關係的「罪惡結構」需要透過創建或改良法律，把罪惡結構轉變為團結關懷結構。⁴⁶

基於團結關懷，我們會透過各種具體行動、以多元化方式促進人性尊嚴，並確認弱勢群體的人權。教宗方濟各指出，團結關懷強調以群體的方式思考和採取行動，這意味著所有人的生命優

43 Pope Francis, *Message for the World Day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2014.

4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38 號。

45 Marie Vianney Bilgrien, *Solidarity: A Principle, an Attitude, a Duty? Or the Virtue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106.

46 《社會事務關懷》通諭，36-37。

先於少數人的佔有。它還意味著抗衡貧困和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缺乏工作、土地和住房，以及剝奪社會和勞工權利，即是要對抗金錢帝國的破壞性影響力。他讚揚那些致力為貧窮人和弱小者爭取權益的基層組織者和群眾團體和運動。⁴⁷ 要作出適時的回應，教會必須洞察時代徵兆，與時並進，回應社會的需要。同時，要藉著靈修、祈禱辨別社會的需要和適當的行動。

因此，如上文指出，香港的天主教機構在社會服務方面曾扮演多種角色，包括服務提供者、組織者、倡導者和維權者等。在面對今天複雜和危急的社會，教會需要更努力地平衡各種角色。然而，現時天主教的社會福利組織愈來愈依賴政府的撥款，會否因而失去獨立和自主的能力，敢於向政府提出意見甚至批評，令社會更人性化？正如有學者提出，「在管理主義掛帥的現代社會，教會能否堅持梵二的革新精神，堅持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信念？」⁴⁸ 這是教會需要不斷反思的問題。

總結

基於本人在社會服務的個人經驗，同時參考了天主教機構過去的經驗實踐，以及就聖經和教會社會訓導的內容作反思，筆者在本文嘗試就天主教社會服務提出一些神學導向和反省。包括以維護人性尊嚴作為社會服務的核心，強調真正的全人發展；培養如耶穌般憐憫人的慈悲心，以耶穌善牧作為榜樣；以三位一體的聖三神學為本，把關係、共融、互惠和聯繫放在首位；肯定優先關懷貧窮人和弱小者是福音的核心，這原則包括的經驗層面和結

47 Address of Pope Francis to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World Meeting of Popular Movements, Organized by 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2014.

48 林昭襄，〈政府與民間—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的角色〉，183頁。

構性層面同樣重要；不要冷漠，以團結關懷作為原則和美德付諸行動，並且洞察時代徵兆，回應社會需要，以具體行動、多元化方式回應天主的愛。最後，我們每個人的神恩雖有不同，但應善用恩賜，發揮所長，以不同方式回應個人和社會的需要，而教會機構肩負更大的責任改善人類生活和建立人性化的社會，共同為建設天國而努力。